

春 之 祭

李世义

《瞭望》周刊社

1981年3月9日。

傍晚时分。昆明天空乌云辐集。

快吃晚饭了。我正在家中忙着。

突然间隆隆雷声传来，大雨哗哗倾泻。

一个霹雳在头顶上炸开。

“好呀，第一声春雷！没等话音落地，电灯灭了！”

那雷电仿佛是冲我来的；一种不祥的预感蓦然袭上心头；我不禁一怔。

自2月12日蔡老病危住院以来，那一份份病况简报如同这天空的乌云。每次到医院采访，望见蔡老被困在病床上，那些医疗器械一齐将管子伸向他，心里总不好受。

我坐在饭桌前独自出神。

一个声音在耳际回响“老李，感谢你的报道。也求你不要再写了，看到父亲所受的痛苦，我受不了！让他平平静静地去吧。”

是蔡老的女儿仲明的声音。

我霍地站起身来，揣了采访本，取了伞，直奔医院。

在翠湖边那幢小楼上，近年来，随着病情加重，蔡老行动不便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出现在他脸上。

一次，我拿了一叠插图去求教他。那是我为孩子们写的一本小书的插图。画的是热带植物园的那些珍奇植物，颇有些装饰风味和童心。我想这能给蔡老消愁解闷的。果然，蔡老一张张翻阅着，微笑渐渐浮上嘴角。

见他有兴致，我便同他逗趣。我说，写的是你的故事，你给取个书名如何？

蔡老说，这取书名可有故事啦。那年出国考察路过北京，吴晗来看我，说他正在写海瑞，问我取个什么书名好。我听他讲完故事，说，你写的是海瑞罢官嘛。吴晗一听便说这名字好，没想到一语破天机，闹出那么一段公案来。

我说，好呀，那“画龙点睛”的典故竟被你刷新记录了！张僧繇(宋代画家)壁上画龙，点睛而飞，不过是谣传。你却有这等智慧，你这“关东大汉”(鲁迅谈蔡希陶)何不重返文坛！

蔡老一听，呵呵直笑，眼泪纵横，竟至分辨不出那究竟是哭还是笑。

我愣了。

那时候，我常去看他，说些开心话，与他解闷儿。一次，谈到考古新发现，我说云南可能是马的故乡。蔡老一笑，说他年轻时非常喜欢马，堪称程“马迷”；

在黑龙潭(昆明)养马、驯马出了名，老百姓登门求教。有一回，他倒在马面前，那马竟守护着他，直到把他弄“苏醒”过来。蔡老一边说，一边笑，一边抹眼泪。

类似的情状不时出现。我渐渐发觉，每一次，当话题触及他曾经热爱过、追求过的，他就象被缚的普罗米修斯，伴随心底的骚动，身不自主倍感痛苦、行诸于表，则哭之，笑之，哭中笑，笑中哭。

我第一次与蔡老相识，是在1974年，也是春三月。我到西双版纳的小勐仑采访。傍晚，踏着夕阳，穿过罗梭江吊桥，进了植物园。当时，一踏上那三面环水的葫芦岛，见满园子都是些见所未见的稀奇宝贝，又惊讶，又欢喜。

蔡老刚吃过晚饭，独坐家中，抽着烟。墙上挂着一幅国画。后来才知道那画中的宝物竟是油瓜，系着他30年代在屏边发现“瓜子大王”一段惊动国人的经历。但当我把目光从画面移开，扫向那空空四壁，凄凄孤影，想想蔡老年过花甲，理当儿孙绕膝，颐享生活，却像一位边关大将军，坐镇这密林小岛，不禁肃然起敬，油然生出一种悲壮来。

我们就这样在默默中见面。他已知我是来采访的，却皱着眉头，一开口便下逐客令：“我们这里不是大学，不是文科，批林批孔嘛，工农兵是主力，恐怕没什么搞场”

“那就拍些照片吧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还是那些东西。如今正是旱季，热带地方的秋天，秋风扫落叶。恐怕也会扫兴而归的。”

当了这么多年记者，我怕的是坐热板凳，不怕生冷板凳。因为冷板凳上有自由。想到此，我乐了，说道：“我是慕名而来，死活也不走了，这地方我喜欢。”蔡老一听便笑了。

就这样，我在园子里住下来。

住下来一了解，方才掂到蔡老那句话——“我们还是那些东西”——是什么份量。

葫芦岛上，劫后余生，百废待兴，10几年心血引种的许多珍木异卉，“台风”扫过，毁于一旦。能有几百种热带植物侥幸活下来，已经是奇迹，他蔡希陶还想啥！

然而，这并不代表热带植物园。人们得花更大力气去种菜。养猪，伐木，解板。直至抽水、发电。否则，既炼不了“红心”，也无法生存下去。

可这还不是葫芦岛。人们还得拼命闹革命，斗个你死我活。

有一天，在通往东区的路。蔡老对夕阳草莽出神。他对我说，想当初进岛砍草开路，这里跑出一只母虎，带着崽儿，撒了一泡尿，走了。唉！一晃10几年过去了呀！

蔡老没再说下去。他此时的心情我能领会。1960年春天，他们一进岛就赶上3年天灾人祸，几乎从岛上撤离。灾难一过。从头做起。植物园刚象个样，又来了个天翻地覆。” 每天傍晚，蔡老习于在园子里散步。我也散步，时常与他不期而遇。

记得一次在小岛岗坡下路口，我们在一丛圆肚的“佛肚竹”前逗留。我逗趣说，蔡老，瞧这“佛肚竹”，像不像你？很有些佛气呢。

蔡老和颜怡色，似有所思、所动。说道，我这辈子也怪，总是逢凶化吉。30年代初在大凉山遇险，吃蘑菇中毒，上吐下泻，死去活来。我想这下子回不去了。没想到第二天醒来，发觉自己还活着。40年代在黑龙潭办农林所，国民党政府断了我们的财路，穷得连工薪都开不出。没想到突然从美国寄来一笔钱，才度过难关。原来那是先前送往美国一批山茶花，我们忘却了，朋友们将它变卖成钱，远水来解近渴。到50年代，勘察橡胶资源，沿国境线走，一天夜里，闯进一户人家借宿。第二天早起解手，猛见得门上挂着“剿共”的牌子，方知进了土匪窝，赶忙上马，溜之大吉。

我与他边走边聊，我说，自古道“吉人天相”。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”。

蔡老叹息道：“我这辈子办过3座植物园。昆明一座，成了。丽江一座，吹了。这一座，多灾多难。如今是兵困葫芦岛”呀！

我道：“得二失一，三打二胜。你还想当常胜将军！”

蔡老停步端立，左手扶住腰，微微摇头，不表赞同，我发觉，他着实老了，发福使他更气派些，但腰板滞重了。他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，颇有些壮志未酬的焦灼，渴望东山再起。那样子，使我想起哥德笔下的浮士德，因不肯满足，魔鬼梅非斯特亦莫可奈何。

“四人帮”垮台，迎来科学的春天。葫芦岛上一派建设景象，新的科研计划，科研大楼付诸行动。

1977年春天，在植物园小丘岗上那幢平房里，我对蔡老说，这次要写写他，写写植物园创业历程。蔡老没有拒绝。

我问他：“干吗跑到云南来冒险？”

蔡老沉吟良久。不知是出于激动，抑或是病后遗症未消。说起话来，他有些口吃。他说，我一出生就赶上孙中山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赶下台。读小学时赶上“五四”运动爆发。读中学时就不安份儿，床底下养着些小动物。在上海读书时向往革命。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呆不住了，姐姐和姐夫建议我去了北平。进了静生生物调查所，受到胡先生的器重。但我当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，不想坐在那里按部就班等晋升，想自己去闯荡天下。“五四”运动提倡“德先生，赛先生”（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），我受影响不小，确实有些“科学救国”、“科学图强”的想法。再一个是美国人的拓荒精神。“西部牛仔”，“英雄美人”，“宝马快枪”，那时候就那么梦想，那般装束。所以人家出国留洋，我就自告奋勇去云南。临行时，记得我们还在报上登过一则招募广告。前来应试的多是青年人，有好几百。可是一听说去云南，一个个便打退堂鼓。那时候的云南，叫“万里云南”，“瘴疠之区”。就这8个字把好多热血青年给吓跑了。最后只剩下3个勇敢分子愿去，没想到刚走出城，也溜了。

就这样，我“单枪匹马”、“孤军深入”。渡金沙江，越大凉山，走滇西，

下哀牢，风餐露宿，出生入死，几乎跑遍云南。这样干了几十年，我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总不是长法，想安营扎寨。抗日战争爆发，举国西迁，昆明成了大后方，促成了这个愿望的实现，办起了农林研究所。到解放后，科学院要我去北京，我不去。我想我的事业在云南，去北京干什么？

“你不住守黑龙潭，年近半百下边陲，另拓基业，却是为何？”

蔡老笑而不语。半晌，他说道，说来话长。简言之，50年代沿南部国境考察橡胶资源时，我就相中了西双版纳。云南这地方独特，寒、温、热兼备。我们早就想再建几个植物园，作为向大自然进军的前沿阵地。俗话说得好，英雄也得有用武之地嘛。坐守昆明，任你再有本领，也造不出一个热带森林环境。

“你是说，像登山一样，在距顶峰最近的安全点上建立‘大本营’，以利向顶峰冲刺！”

蔡老叹道：“只可惜，我们动身迟，走得又太慢。你看这春天一到，西双版纳漫天飞雪”
“飞雪？”

我回望窗外，满目盎然春意，觉着困惑，十分诧异。

“农场放火烧。老百姓放火烧。片片森林，化作焦土，化作黑雪，漫天飞扬。

讲到这里，他沉默了。我也默然无语。

这次谈话之后，植物园经过3年建设，焕然一新。遗憾的是，1980年春天，当我第3次访问植物园时，病魔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将他击倒，把他困在昆明翠湖之滨那幢小楼上。

历历往事，种种情怀，似那疾来的春雷春雨，铺撒在通往医院的路上。

待我赶到医院，疾步走到病房门前，见蔡老安安静静躺着，象是熟睡了。我便放了心，转身来到值班医生那儿，打探消息。

医生说，刚才打雷下雨了。断电了。抢救他用的机器停了。10分钟。蔡老停止呼吸，与世长辞了。

瞬间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握笔的手抖个不停。我已记不清怎样出了病房，来到楼门口。但我记得，黄昏中，楼阶前那株山茶依旧火一般燃烧着。但等我移步近前，才看清，那茶花也已萎了，谢了。

20多天前，蔡老不是说要去看茶花嘛！

没看成呀！再也看不到了。

或许是山茶提醒了我。我快步走出医院，赶往家中，蔡老逝世的新闻得发往北京。

当晚，落在新闻稿纸上的第一行字是这样的：

“3月9日16时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在昆明逝世。是时雷霆大作，大雨滂沱。”

1989年3月28日夜完稿北京，皇亭

文字录入校对：依万仑，杨云